

向全国散文爱好者特别推荐  
中国散文学会



# 2005年 我最喜爱的 中国散文 100篇



王宗仁 / 红孩 主编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中国散文学会 / 王宗仁 红孩 主编



2005年  
我最喜爱的  
中国散文  
100篇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05年我最喜爱的中国散文100篇/王宗仁,红孩主编.  
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2006.7

ISBN 7-5059-5328-1

I.2… II.①王…②红… III.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 
IV.J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074785号

- 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 名  | 2005年我最喜爱的中国散文100篇         |
| 主 编  | 王宗仁 红 孩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 版  | 中国文联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发 行  |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-65389152) |
| 地 址  |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(100026)         |
| 经 销  | 全国新华书店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策 划  | 戴 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任编辑 | 戴 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任校对 | 宋晓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任印制 | 李寒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刷  |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|
| 开 本  | 880×1230 1/32              |
| 印 张  | 1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插 页  | 2 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| 2006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          |
| 书 号  | ISBN 7-5059-5328-1         |
| 定 价  | 28.00元                     |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<http://www.cflap.com>

## 代序

## 散文的底线

红孩

时下,关于散文的言论逐渐多起来。想来,有两个主要因素,一个是散文越写越像散文了,另一个是散文越写越不像散文了。对于这两种因素,不论是对散文的创作者,还是散文的研究者,以至是散文的爱好者来说,都必须面对。几年前,对于大散文、文化散文、散文革命和新散文说,我一直抱以怀疑的态度,后来索性写了一些带有批评性的文字。我知道我当时的思考还很不成熟,但由于性格的冲动,硬是给抛了出去,结果引得散文界说三道四,颇为热闹一番。最要命的是我几位素来关系不错的散文同行,因此与我分道扬镳。我对此感到很不安,但我并不后悔。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,这尴尬的一切都会自然淡化的。

转眼,2005年的冬天又来到了。按照与出版社的约定,今年继续编选“我最喜爱的中国散文100篇”。同时,按照惯例,在书的前边,还得写一篇序言一类的东西。对于本年度的100篇,我还是分10个小辑,在篇目内容上尽可能与小辑的名称相符,当然也有个别勉强的。好在还搭边儿。从这100篇质量上看,总体上要比前两本好。尤其是那些怀旧、记忆亲情的篇什,几乎每一篇都能把你的眼泪读出来。我承认我有感情脆弱的一面,但现在毕竟也是快奔四十岁的人了。既然到了接近不惑的年龄,理性的东西一定会渐渐强大起来。可是,我努力了很多次,还是做不到。如此,我反而庆幸自己还有那样一份普通人应有的情

感。尽管这样的情感具有普遍性。我过去在主持报纸副刊的时候,来稿中常有大量写父母子女亲情、家乡山水河流的散文,我在尽量发表了一些后,便有了一个奇怪的想法,除非特殊原因,以后再也不能发表这类题材的作品了。是的,不论是办刊还是办报,谁不想推陈出新呢?然而,这样的想法在实践一段时间以后,我便发现很难做到。这倒不是其他类题材的稿源不足,而是那些貌似彰显文化、说理清楚的东西占据控股的比例后,读者反而有意见了,认为我的版面文章缺乏真情实感,光会讲些大道理,没多大意思。其实,有这些想法的还不光是读者,即使是报社主管审稿的领导,对那些充满文化讲大道理的文章也很烦。这样,我便又有回到过去的想法。特别是我在参加了一次部队举办的笔会后,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心。在笔会上,部队业余作者拿出许多写父母兄弟姐妹、写故乡村庄小河的散文,我拿到手后感到很为难,就对组织者说,这些作品题材太雷同了,能不能再整点别的来。组织者说,你的想法是对的,但你也要从军人的角度想想。你想,这些军人大都从农村入伍,他们告别亲人,从家乡来到部队,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,他们的脑海里想得最多的就是父母兄弟,就是村前的小河、村后的大山,这是刻在他们骨髓里的东西,谁也无法让他们忘却。在我们部队,再苦的训练,再难的任务,战士们都从来没有掉过一滴眼泪,但每当听到唱母亲的歌,唱家乡的歌,战士们便会不知不觉地落泪。在很大程度上,军人写文章绝不是要当什么作家,他们实在是想把内心的真实感受写出来。不然,他们会憋出病来的。

2



散文需要真情实感。这是一个老话题。现在,它又成了一个新话题。其所以“新”,主要是由于当前有相当多的散文作者已经放弃了这个传统。请注意,在这里我用的是“散文作者”,而不是“散文家”。就是说,我承认那些说理的散文模式的存在,但就作者而言,我还无法承认其散文家的地位。大凡能称其为家的,其重要的标准就是创造了某一流派,形成某一种风格,影响了一群人或影响了一个时代。在当代中国,能担当此重任的只有而且仅有余秋雨一人。在这里,我并没有否定

其他人对这类散文的尝试与探索。不过以我的目力所及,我还很难看到有自己独特思想且充满文学意蕴的上乘之作。更多的作品,大都是文史知识的堆砌,有的连堆砌的资料都是不准确,甚至是错误的。我曾说,散文不承担说明文的义务,也不承担文物考古的重任,散文承担的是文字的神韵,是艺术的感受。对此,有作家曾与我辩驳,说古代散文有很多就不是抒情的,比如“史记”、“奏折”。我说,古代散文是有很多说理的,但那些作品是有神韵的,是有音乐感的。中国散文自白话以降,除抒情外,也借鉴西方思想在说理。但不管怎样,散文总是要讲究意蕴的,这其中的意与蕴还应该具有音乐的“韵”。没有了这个“韵”,光一味地说理,说别人也知道的理,那样的散文就真的成了“散”文了。可惜,我的这种认识还没有被更多的人所认同。就大多数人而言,他们不但相信那样的散文是“大散文”,而且相信那样的散文写作者才是真正的散文家,是散文界的一代宗师。这不是我的悲哀,也不是我的尴尬。在这样一个急功近利的时代,一个讲级别、傍大款的社会,当大师反而比当小民更容易得多。

因此,在这篇所谓的“序”里,我想提出散文的底线。我觉得,散文讲究真情实感,这到什么时候都不会错。同样,散文追求一些创新,诸如搞一些“说理”、“小说化”也没有错,关键要掌握一个度,看看自己有没有那个身手。如果说理说不通,说了也说不出什么新意,又忘记了真情,我看散文这事八成跟您没什么关系了。既然没关系了,那就站在道边当看客;如果连看客都不行,干脆一门心思看韩剧得了。不瞒您说,我就是个十足的韩剧迷。我以为,看韩剧能看出善良,看散文也能看出善良,一部韩剧就是一篇含笑的散文。

## 目 录

代序 散文的底线 红 孩 / 1

第一辑 岁月之河

国难中的母亲 高 平 / 3

回降战火中的少年时代 邓友梅 / 8

难忘的胡同岁月 周 明 / 12

少年时代的一次出走 陈建功 / 16

父亲和“妈妈树” 郭平英 / 21

我曾是山狼海贼 邓 刚 / 25

我在大山里的日子 何 申 / 35

只是当时已惘然 张曼菱 / 39

——我的财富阅历

萍水相逢 孙绍振 / 47

水随天去 郭文斌 / 51

第二辑 苍生之情

严文井二三事 阎 纲 / 67

儿女眼中的汪曾祺 汪 朗 汪 明 汪 朝 / 71

李花开了,娘你在哪里 薄 厚 / 77

放娘一条生路吧 大 平 / 82

——谨以此文,献给天下娘亲

|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哑巴父亲的哑巴爱    | 张建伟 / 89  |
| 父亲的收藏       | 张新军 / 94  |
| 绝 唱         | 王克伟 / 99  |
| 没有一种爱的名字叫卑微 | 倪思言 / 103 |
| 青藏铁路线上的天长地久 | 郭菊芳 / 108 |
| 父亲的爹娘       | 劳 美 / 113 |

### 第三辑 文化之光

|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洪阳洞走出了严嵩    | 石 英 / 121 |
| 天 籁         | 冯骥才 / 125 |
| 科学和艺术,两片水域  | 范 曾 / 128 |
| 美院的教学       | 陈丹青 / 132 |
| 寂寞分水塘       | 叶文玲 / 136 |
| 奥克斯福的威廉·福克纳 | 余 华 / 140 |
| 上海的现实主义     | 池 莉 / 146 |
| 戏 迷         | 朱 鸿 / 151 |
| 口红/城市       | 张立勤 / 155 |
| 不在场的丽江      | 刘馨忆 / 161 |

### 第四辑 生活之真

|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寄 存       | 刘心武 / 169 |
| 五花山下收土豆的人 | 迟子建 / 172 |
| 遭遇出逃民工    | 韩振远 / 176 |
| 敢向孩子承认错误  | 高芸香 / 179 |
| 一辈子的秘密    | 黄邦寨 / 184 |
| “阶级”的胜利   | 张国江 / 187 |
| 你咋还不离婚    | 王剑威 / 196 |
| 忧郁的小提琴声   | 张艳茜 / 201 |

|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我的三位母亲  | 丁 超 / 210 |
| 一个农民在城里 | 刘德良 / 214 |

### 第五辑 美文之美

|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废墟的召唤     | 宗 璞 / 219 |
| 不当总统      | 陈祖芬 / 223 |
| 翠峰山野人探秘   | 叶广苓 / 229 |
| 冻顶百合      | 毕淑敏 / 236 |
| 尘 路       | 王晓莉 / 240 |
| 烛 光       | 张爱华 / 246 |
| 逛潘家园      | 邢小利 / 252 |
| 江南二题      | 吕锦华 / 259 |
| 生长在历史中的青藤 | 王敦贤 / 264 |
| 三山山水水三山   | 黄震君 / 268 |

### 第六辑 爱河之浓

|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大爱无边        | 舒 乙 / 273 |
| 当代婚姻大观      | 蒋子龙 / 278 |
| 一 封 信       | 闫庚函 / 282 |
| 没有吃素的情人     | 金香郁 / 287 |
| 亲爱的兵哥哥,你好吗? | 吴 岚 / 291 |
| 小气哥哥        | 仇 游 / 295 |
| 约 会         | 施晓宇 / 300 |
| “拯救浪漫”的方案   | 李小芬 / 306 |
| 寄错的情书       | 贺双龙 / 309 |
| 站 台         | 小 红 / 312 |

## 第七辑 生态之忧

|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大象、小象和人   | 梁晓声 / 317 |
| 谁能为一只小鸟下跪 | 肖复兴 / 323 |
| 另一种生活是可能的 | 廖晓义 / 326 |
| 追问污染源头    | 詹克明 / 333 |
| 本 能       | 马 莉 / 338 |
| 马鹿的眼泪     | 张 骅 / 343 |
| 梦断红柳      | 张雨生 / 346 |
| 有鸟鸣春      | 程宝林 / 350 |
| 善待生灵      | 张白莎 / 357 |
| 花斑乳牛      | 铁穆尔 / 361 |

## 第八辑 凭海之悟

|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雪化一化 就有路了  | 张抗抗 / 369 |
| 动物和老人      | 叶兆言 / 373 |
| 生命本来没有名字   | 周国平 / 376 |
| 不好也不坏的人    | 刘 墉 / 379 |
| 最后的守望      | 王英琦 / 382 |
| 女人有个第三空间   | 吴 霜 / 387 |
| 一 句 话      | 冯景元 / 390 |
| 受戒浅说       | 红 孩 / 393 |
| 有些回报是死后得到的 | 郝国胜 / 398 |
| 母亲不是圣人     | 张 萍 / 401 |

## 第九辑 军旅之页

|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格尔木的兵       | 王宗仁 / 405 |
| 读刘白羽遗嘱及其捐赠单 | 陈先义 / 414 |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红山白雪 我的至爱        | 乔 西 / 419 |
| 墨脱的哭泣            | 凌仕江 / 427 |
| 海拔是一种境界          | 杨宣强 / 431 |
| 武胜关走笔            | 汤 宏 / 435 |
| 十八岁女兵六十六年望乡路 薛松云 | 汪小秋 / 441 |
| 一个都不许死           | 杨铁心 / 445 |
| 鲜花掩映的坟茔          | 王玉波 / 449 |
| 李 固              | 姜 凯 / 452 |

#### 第十辑 田园之风

|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老 玉 米     | 刘 章 / 459 |
| 割 烧       | 蔡高暖 / 464 |
| 米脂婆姨      | 沈国凡 / 469 |
| 乡村的一些多彩词汇 | 李 汀 / 474 |
| 一匹拉着家的马   | 柯 英 / 478 |
| 蚕豆开花是紫色   | 徐 迅 / 482 |
| 故乡那一片红树林  | 倪俊宇 / 485 |
| 疏勒河牧歌     | 王新军 / 489 |
| 都市瓜农      | 林 拓 / 495 |
| 守望葡萄的疯伯   | 禾 源 / 499 |

第一辑

# 岁月之河





高 平

## 国难中的母亲

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,也正是我母亲的百年诞辰。我自然地把国事和家事联系在一起,是因为母亲只活了五十六岁,而她的一生的整整三分之一的岁月是在日本侵略者的阴影、驱赶、欺侮和统治下度过的。这些,也属于我记忆中最深刻最沉痛的部分。

1905年,即中日甲午战争我国战败的第二年(蛇年),母亲李孝嫻出生在山东的黄河岸边。我的外祖父李松友是一位清朝末年的秀才,因此他让母亲既缠过小脚,也读过小学。

母亲十六岁时嫁给了十五岁的父亲。外祖父很看重我父亲的才华,出资供我父亲在北平读完大学。当时外祖父在哈尔滨近郊的阿城县当县长,是张学良的部下。阿城有一条松花江的支流阿什河,我的哥哥高宽就出生在那里,所以乳名叫阿河。我刚记事儿时就记得他在街头作抗日演说,一大群人围着他热烈鼓掌,那时他才八岁。可惜他九岁就因病夭折了。

我小的时候,母亲经常给我讲的事情就是东三省的沦亡。她说,在1937年九一八事变的夜里,没有听到一声枪响,第二天早晨一开门,旗

杆上却换上了日本国旗。他们既惊讶又沉痛。这时我在母亲的腹中才三个月。为了不当亡国奴，作为孕妇的母亲流亡到关内，住到了北平，我是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年出生在北平的。

因为日本侵略者的魔掌又伸进了关内，我们一家又离开北平回到了故土山东。父亲先是在峄县后是在高苑县做职员。七七事变以后不久，高苑县的各个机关团体在日本鬼子的炮声中纷纷解散。我们又一次加入了逃亡的行列，母亲依然是个孕妇，正怀着我的弟弟。她坐在手推的独轮车上的一边，我两岁的妹妹被放置在另一边，雇了一个农民推车，父亲也穿戴成普通农民，用绳子在前面拉着，吱吱扭扭地艰难前行。五岁的我跟在车后。目的地是我们的老家济阳县白杨店。途中有两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，一件是在上一处坡堤时车子歪了，母亲被摔了下来，父亲怕母亲流产，大声地发着脾气。另一件是和日本鬼子的遭遇，我们远远望到了他们的身影和他们身后冲上高空的黑烟。我们这一大群逃难的队伍，既无处跑，也跑不动，只有硬着头皮依旧缓慢地前行。大家鸦雀无声，镇静地准备着不测事件的发生。鬼子们原地未动，向我们瞭望了一阵，没有朝我们袭来。

从此，我们一家在故乡农村苦度了八年的亡国奴生活。

在我六七岁那年的一天，母亲拿出一本图册让我看，是道林纸的，印得相当不错。图册一页页全是中国各省的地图，一根根从外面伸进来的粗线挑着一个个白色的圆圈，标着列强的国名。它深深地刺痛了我作为中国人的心，我茫然地看着它，恐惧、愤慨、悲伤搅在一起，简直是一种灭顶的感觉，我直想哭。我问母亲：“我们的国家被瓜分了吗？我们的祖国没有了吗？”母亲安慰我说：“这只是帝国主义的野心和计划，还没有完全成为事实。”我的眼前才又出现了似乎是日全食过后的阳光。母亲又说：“中国不会亡，中国人是不会甘心当亡国奴的。”她讲了一个在东北时亲眼目睹的故事：“在南满铁路上，有一次我和一位抱着婴儿的女子坐在一个车厢里，小孩子不懂事，把大便弄到了地板上。当时的南满铁路是归日本人管的，一个日本军警非要孩子的母亲把大

便吃下去不可。任凭她怎么道歉,车厢里的中国人表示把地板清扫干净就行了,日本人就是不答应。大家被激怒了,有个小伙子忍无可忍,把日本兵扑倒在地,痛打了一顿,然后跳车了。”母亲很敬佩那个小伙子,一直在挂念着他的命运。

我们的村子白杨店位于济阳县城以西十公里的地方,有一条公路从它的东、北、西三面绕过,是从县城经垛石桥到德州去的。经常有鬼子的兵马、汽车、装甲车通过。县城被鬼子占领以后的那个秋天,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在村头公路边的场院上捡谷穗儿,一个骑着大洋马的鬼子兵从公路上跑来,他忽然勒住缰绳,招手叫我过去。我躲在母亲身后不肯去,那鬼子却坚持不走。一位老爷爷过来说:“去吧,你是个孩子,他不会把你怎么样。”我走到了鬼子跟前,他从皮挎包里摸出两块带颜色的水果硬糖,从马上弯下腰递给我,还用蹩脚的中国话说:“你的,一块,妹妹的,一块。”然后催马而去。我攥着糖回到母亲身边,母亲问:“他给了你什么?”我把糖拿给她看,她厉声命令我:“快把它扔掉!鬼子的糖里有毒,是要毒死咱们中国人的。”我立刻把糖丢在脚下,使劲地踩,直到把它踩得稀巴烂。母亲舒了口气,脸上露出满意的苦笑。后来我想,那个日本兵的糖里未必有毒,他也许想收买中国儿童的心,也许想起了他自己远在日本的弟弟妹妹,不过母亲当时那样说那样做是完全对的,她是在教我认识侵略者的本质,维护中国人的尊严啊!

果然,鬼子的残忍面目很快就暴露出来了。一个晴朗的上午,我和妹妹以及七八个小朋友在田野里玩耍,忽然,一架日本飞机朝我们俯冲下来,吓得我们拼命往村里跑。“嗒嗒嗒嗒……”飞机竟然向我们射出了一串子弹。跑在最后的妹妹摔倒了,我跑回去把她拉起来一起跑。好在我们谁也没有被打中。回到家里,母亲夸奖了我的不舍弃妹妹的行为。村里的人们都对这件事看在眼里,恨在心上,都谴责说“他们怎么能扫射这些小孩子呢”?以后的若干年里,我还经常做那种被飞机轰炸、扫射的噩梦,经常想像那个日本飞行员手扣扳机发出狞笑的面容。

上个世纪 30 到 40 年代的农村本来就很苦,生活在日本人的统治

下更是艰难。农民们既缺钱又缺物,打火用的是火石,点灯用的是棉油,缝衣用的是铁针,洗衣用的是灰水。我父亲作为旧时的山东男人,作为知识分子,除了教书和有时下地干活以外,是不做任何家务的。他,母亲,我,妹妹和弟弟,后来又添了个小妹妹,不要说其他活儿了,仅六口人的穿、洗、缝、补就够母亲忙活的了。她作为秀才家的闺秀、县长的女儿、职员的女子、在城市生活了多年的女人,忽然要长期落入这样的生活境地,完全是日本人的侵略造成的。她得承担多少空前的辛劳啊!譬如做鞋子吧,从剪鞋样,打格稍到纳底子、帮子,全靠母亲的双手。六个人的鞋子一个接一个地穿破,一双接一双地要她做。而当时我却不知道爱惜着穿,还经常脱下鞋子来踩着、扔着和一大群男孩子做“打鞋坏”的游戏。真是对不起母亲!有一年母亲得了重病,一连躺了好几个月,我们兄弟姊妹等于成了没娘的孩儿,一个个蓬首垢面,衣衫褴褛,好不可怜。母亲还经常一手抱着衣服盆,一手提着又粗又重的棒槌,到村东头的湾里去洗全家的衣裳。八年“捣衣声”早已消失在冰冷的水边,我对母亲的思念和愧疚永远不会消失。

那时候,我们全县只有两三个大学毕业生,父亲是其中之一。他回乡隐居不仕,将自己家里的宅子办了小学。他是被看做本地德高望重的“名儒”的。我们一家大小睡在一个大炕上。一天夜里我醒来时,无意中听到了父亲和母亲的一次悄悄话。父亲说:“日伪方面托人探我的口风,想诱我去当德州县长……”母亲说:“可不能干!”父亲说:“你不想当县长夫人吗?”母亲肯定地说:“那不就是当汉奸嘛!”父亲长吁了一口气:“是  
6 啊,咱可不能当汉奸啊!”谈话结束了。纸糊的窗棂上有微弱的月光,我  
▲ 闭住眼,听蝓蝓儿在叫,心中泛起一种类似苍凉更像是崇高的感觉。

父亲是个音乐爱好者,会唱京戏,会吹箫。因为古代有“吹箫堪引凤”的说法,他吹箫的时候还幽默地把窗户关上,说是怕引进了凤来。他还在小学里教音乐课,最爱拿着教鞭敲着黑板领我们高唱《苏武牧羊》:“苏武留胡节不辱……”每当在家里唱的时候,母亲就会接上去唱“雪地又冰天,穷困十九年……”